

向熹 鍾如雄 主編

古代漢語高級教程

(下冊)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代漢語高級教程

GUDAI HANYU GAOJI JIAOCHENG

(下 冊)

向 熹 鍾如雄 主 編

黃 英 許巧雲 副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內容提要

本書在充分吸取前人編寫古代漢語教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以做到知識準確、理論系統、講解明晰、通俗易懂為准則，作了大膽改進，將“客觀”“實用”作為本教材編寫的特色。因此，採用文選、通論與習作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文選側重講授文獻語言中特殊字詞的構形理據、表意規律和句法特徵，從中歸納總結出文言文表達的規律和技巧來。通論則側重歸納、總結古代書面語的特點，比較古今漢語的異同，培養學生能順利閱讀古代文獻典籍的能力。習作則側重於學生練習，從句讀練起，到模仿習作結束，使學生在閱讀元典文獻中體會古人說話規律和語感。要求學生既要牢固掌握每一章節講授知識的要點和重點，又能模仿古人說話的習慣寫作文言文。

图书在版編目 (CIP) 数据

古代漢語高級教程. 下冊 / 向熹, 鍾如雄主編.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04-044680-7

I. ①古… II. ①向… ②鍾… III. ①古漢語-高等
學校-教材 IV. ①H1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015038 號

策劃編輯 魏 然
責任校對 陳旭穎

責任編輯 魏 然
責任印製 毛斯璐

封面設計 李樹龍

版式設計 于 婕

出版發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德外大街 4 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印 刷 國防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開 本 889 mm×1194 mm 1/16

印 張 19.5

字 數 420 千字

購書熱線 010-58581118

諮詢電話 400-810-0598

網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網上訂購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2.50 元

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等質量問題，請到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繫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物 料 號 44680-00

編委會成員

主任 向 熹

副主任 鍾如雄 趙學清 武建宇 賈雯鶴

目

录

第六單元 1

講授文選 2

精衛填海 (2) 夸父追日 (4) 黃帝殺蚩尤 (5) 莊暴見孟子 (7)
夫子好辯 (9) 伯夷不視惡色 (13)

閱讀文選 17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17) 開宗明義 (18) 殊事同指，異路同歸 (20)
聖人憂百姓之窮 (21)

通論 23

否定句的特徵 (23) 疑問句的句法特徵 (34) 補語的後置與前移 (44)

第七單元 51

講授文選 52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52) 上士聞道 (54) 逍遙遊 (56) 秋水 (62)
庖丁解牛 (65) 答劉歆書 (69) 藝文志 (75)

閱讀文選 82

莊子釣濮水 (82) 山木 (82) 非攻 (83) 公輸 (86)

通論 89

古書注釋 (上) (89) 古書注釋 (下) (93) 古書標點技巧 (105)

第八單元 117

講授文選 118

關雎 (118) 漢廣 (120) 牆有茨 (121) 相鼠 (123) 君子于役 (123)
碩鼠 (125) 無衣 (126) 月出 (128) 國殤 (129) 橘頌 (131)
十五從軍征 (133) 上邪 (135) 明月皎夜光 (136) 迢迢牽牛星 (137)
冉冉孤生竹 (138) 白馬篇 (139) 詠史詩 (141) 飲酒 (142)
擬行路難 (144)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145)

通論 148

《詩經》押韻的規律 (148) 上古語音系統 (152) 中古語音系統 (158)
“反切”注音方法 (165)

第九單元 175

講授文選 176

五言律詩 176

在獄詠蟬 (176) 望月懷遠 (177) 寄左省杜拾遺 (178) 聽蜀僧濬彈琴 (179)
過香積寺 (181) 月夜憶舍弟 (182)

七言律詩 183

西塞山懷古 (183) 無題 (185)

五、七言絕句 186

山中送別（186）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187） 芙蓉樓送辛漸（188） 回鄉偶書（189）

五、七言古詩 190

月下獨酌（190）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191）

通論 194

大唐詩律（上）（194） 大唐詩律（下）（211）

第十單元 227

講授文選 228

漁歌子（228） 浪淘沙（229） 浣溪沙（230） 八聲甘州（231） 水調歌頭（233）

水龍吟（234） 六醜（236） 武陵春（238） 破陣子（240） 解連環（241）

通論 244

大宋詞律（上）（244） 大宋詞律（下）（251）

附錄 256

一、歷代語言學名著選讀 256

說文解字敘（256） 音辭（261） 廣雅疏證序（264） 說文解字注序（267）

馬氏文通序（268）

二、律體詩韻手冊 272

三、詞譜選 289

四、詞林正韻 297

精 衛 填 海

(《山海經》)

【題解】本文選自《山海經·北山經》，見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標題為編者所加。

《山海經》是我國古代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老的奇書。其具體的成書年代及作者已無從詳考，前人認為出自夏禹、伯益之手。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十三篇，並將其列為“數術略”中“形法”類之首。今本十八篇，包括《山經》五卷，《海經》十三卷，各卷著作年代無從定論，其中十四卷為戰國時作品，四卷為西漢初年作品。全書篇幅不大，不到三萬一千字，主要記述各地山川、道里、物產、藥物、祭祀、風俗、巫醫等，往往參雜怪異，保存遠古的神話傳說和史地文獻材料甚多。《山海經》具有非凡的文獻價值，對中國古代歷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話等的研究都是必讀的重要文獻。袁珂在《山海經校注·序》中說：“吾國古籍，瑰偉瑰奇之最者，莫《山海經》若。《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

自漢劉歆校定《山海經》後，晉有郭璞注和《圖贊》，明有楊慎補注，清有畢沅新校正和郝懿行箋疏。當代通行本為袁珂《山海經校注》。

相傳太陽神炎帝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瑤姬，小女兒叫女娃，她們一直和父親幸福地生活在天上。有一天，女娃駕小船去東海玩，對人間什麼都很好奇。突然大海發怒了，波濤洶湧，白浪打翻了她的船。女娃年幼，尚未有應付突發事件的經驗，因而來不及施術自救，結果被海浪無情地吞噬了。姐姐瑤姬在天上看到妹妹遭遇危險，急忙趕來東海施救，但是大海茫茫，早已沒有了妹妹的蹤影。

女娃淹死，她哀怨、不平的精靈化作一隻花腦袋、白嘴殼、紅爪子的鳥，住在西方的發鳩山森林裏。因為經常發出“精衛、精衛”的鳴叫，人們就管這隻鳥叫精衛。精衛發誓要報仇雪恨，她天天從發鳩山上銜着小石子、小樹枝飛向東海，投到吞噬她的大海裏。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堅持不懈，決心填平東海。但大海奔騰咆哮着嘲笑它：“小鳥呀，你就是幹上一百萬年，也休想把我填平！”精衛在天空中回答大海：“我哪怕是幹上一千萬年、一萬萬年，也要把你填平！”故事雖簡單，

第 六 單 元

◎ 講授文選

精衛填海 \ 夸父追日 \ 黃帝殺蚩尤 \
莊暴見孟子 \ 夫子好辯 \ 伯夷不視惡色

◎ 閱讀文選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 開宗明義 \
殊事同指，異路同歸 \ 聖人憂百姓之窮

◎ 通 論

否定句的特徵 \ 疑問句的句法特徵 \
補語的後置與前移

但寓意頗深刻，反映出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看似愚蠢實則堅毅的精神。東晉陶淵明在《讀山海經十三首》之十中說：“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清代顧炎武《精衛》詩云：“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他們以悲壯的筆調歌頌了這種精神。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1]。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其上多柘木^[2]。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3]、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4]。是炎帝之少女^[5]，名曰女娃。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6]。堙，塞也，音因。

【注解】

[1] 發鳩之山：郭璞注：“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長子縣今屬山西省。

[2] 柘（zhè）：“櫛”的異體字，木名，桑科。木材密緻堅韌，可製弓，葉可飼蠶。《說文·木部》：“柘，桑也。从木石聲。”清段玉裁改作：“柘，柘桑也。”並注：“各本無‘柘’字，今補。山桑、柘桑，皆桑之屬，古書竝言二者則曰桑柘，單言一者，則曰桑曰柘。柘，亦曰柘桑。”《詩經·大雅·皇矣》：“攘之剔之，其檠其柘。”《說文》同部重出字有“櫛”字，云：“櫛，櫛木。出發鳩山。从木庶聲。”“櫛”為“柘”的後出轉注字。

[3] 文首：頭上羽毛有文采。

[4] 詒（jiào）：“詒”的異體字，呼叫。此句是說精衛鳥發出“精衛”的鳴叫聲，就像呼叫自己的名字一樣。古人認為鳥的鳴叫聲像在呼叫自己的名字，即唐代詩人宋之問《陸渾山莊》所云“山鳥自呼名”，于是就根據鳥的鳴聲來為它們命名。按：袁珂校注未說明“詒”與“叫”的關係，但在“太行之山”一則中引郭璞“音呼交反”。《太行之山》曰：“有獸焉，其狀如麕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驪，善還，其名自詒。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鷦，是善驚，其鳴自詒。”袁珂注：“詒同叫；吳任臣本作叫……郭璞云：‘今吳人謂呼為詒，音呼交反。’”其實“叫”“詒”“詒”“詒”“詒”是一組轉注字。其演變過程是：“詒”的初文作“叫”，本義為大聲呼喊，與“呼”（噓）同義。《說文·口部》：“叫，噓也。从口丩聲。”《詩經·小雅·北山》：“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毛傳：“叫，呼。”或疊增“口”轉形為“詒”，《說文·異部》重出字有“詒”字。《詒部》曰：“詒，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詒丩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許慎正篆作“詒”，引文則作“叫”，說明二字同字異體。《正字通·口部》：“詒，古文叫字。”《漢語大字典·口部》：“詒，同‘叫’。高聲大呼。”《周禮·秋官·銜枚氏》：“禁詒呼歟鳴於國中者。”或更換“口”“詒”轉形為“詒”。《言部》曰：“詒，大呼也。从言丩聲。《春秋傳》曰：‘或詒于宋大廟。’”今本《左傳·襄公三十年》作“叫”。段玉裁注：“與《詒部》‘詒’、《口部》‘叫’音義皆同。”《正字通·言部》：“詒，與叫、噓同。”《山海經·北山經》：“（灌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詒，其名那父。”郭璞注：“詒，如人呼喚。詒音叫。”吳方言或更換聲母

“𠂔”轉形爲“設”。《集韻·爻韻》：“設，吳人謂呼爲設。”此訓引自郭璞《山海經》注。再更換聲母“𠂔”“交”轉形爲“噉”，《說文》同部重出字有“噉”字。《口部》曰：“噉，吼也。从口敷聲。一曰：噉，呼也。”《字彙·口部》：“噉，與叫同。”《禮記·曲禮上》“毋噉應”鄭玄注：“噉，號呼之聲也。”“叫”或更換類母作“訛”“𠂔”“設”，或更換聲母作“設”“噉”。

[5] 炎帝：又名“赤帝”，遠古神話傳說中的南方天帝。

[6] 堙（yīn）：填塞。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云：“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原作“鳥誓”，據《太平御覽》卷九二五引改），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夸父追日

（《山海經》）

【題解】本文選自《山海經·大荒北經》，見袁珂《山海經校注》。標題爲編者所加。

《夸父追日》的神話故事主要見於《山海經》的《海外北經》《大荒北經》和《列子·湯問》，講述了大地之神的後裔夸父追逐太陽而英勇犧牲的故事，體現了勇於追求、鍥而不捨的執著精神。陶淵明在《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九中說：“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熱情謳歌了這位悲劇英雄。

大荒之中有山^[1]，名曰成都，載天^[2]。有人珥兩黃蛇^[3]，把兩黃蛇，名曰夸父^[4]。后土生信^[5]，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6]，逮之于禺谷^[7]。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將飲河，而不足也^[8]，將走大澤^[9]，未至，死于此。渴死。應龍已殺蚩尤^[10]，又殺夸父^[11]，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12]。言龍水，物以相感故也。

【注解】

[1] 大荒：極其邊遠的地區。

[2] 載天：戴天，即頭頂着天，形容成都很高。載：通“戴”。《春秋·隱公十年》“伐戴”，《穀梁傳》作“伐載”。袁珂校注本將“成都載天”當成地名，失審。

[3] 珥兩黃蛇：耳朵上掛着兩條黃蛇，像耳環一樣。珥：本義爲珠玉做成的耳飾。《說文·玉部》：“珥，瑱也。从玉耳，耳亦聲。”《玉篇·玉部》：“珥，珠在耳。”《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

知之。”順向引申為貫耳或佩掛在耳朵上。《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虺。”郭璞注：“以蛇貫耳。”此指貫耳。

[4] 夸父：巨人。《淮南子·地形訓》漢高誘注：“夸父，神獸也。”《海外北經》中“夸父與日逐走”郭璞注：“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于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為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遷形，惡得尋其靈化哉？”

[5] 后土：神話中主管大地的神。

[6] 景：後寫作“影”，影子。

[7] 禺谷：又稱“虞淵”。神話中指太陽休息的地方，在大地的最西方，與太陽升起的地方東方的湯谷相對。郭璞注：“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

[8] 飲河：“飲於河”的省略說法，《海外北經》作“飲於河渭”。河：黃河。

[9] 大澤：神話中位居西北的一處方圓千里的沼澤。

[10] 應龍：黃帝的水神。蚩尤：與黃帝爭鬥的一位神，傳說兵器是他發明的。後來被奉為“兵主”（《史記·封禪書》），即戰神。

[11] 上文說夸父死在去大澤的路上，這裏又說被蚩尤所殺，當是傳聞異辭。可參閱《山海經·海外北經》的記載：“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12] 南方多雨：應龍殺死蚩尤和夸父後，不能重返天庭，祇能到南方居住。應龍為水神，故南方多雨。

黃 帝 殺 蚩 尤

（《山海經》）

【題解】本文選自《山海經·大荒北經》，見袁珂《山海經校注》。標題為編者所加。

該神話講述了戰神蚩尤和黃帝之間的一場戰爭，黃帝依靠應龍和旱魃女神殺死了蚩尤。在神話世界中，蚩尤向來是以反抗神的面目出現的。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旬，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1]，射者不敢北鄉^[2]。言畏之也。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3]。音如旱魃之魃。

蚩尤作兵伐黃帝^[4]，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5]。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戰于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6]，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

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7]。旱氣在也。叔均言之

帝^[8]，後置之赤水之北^[9]。遠徙之也。叔均乃為田祖。主田之官。《詩》云：魃時田祖有神。

亡之^[10]。畏見逐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11]行向水位也。先除水道，決通溝瀆^[12]。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

【注解】

[1] 共工：神名。曾與顓頊爭帝王之位。《淮南子·天文訓》：“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共工之臺：指紀念共工的臺式建築。《山海經·海外北經》：“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2] 射者不敢北鄉：射箭的人畏懼共工的威勢，不敢朝共工之臺的方位射箭。鄉：後寫作“嚮”字，對着。

[3] 魃（bá）：古代傳說中指造成旱災的厲鬼。《說文·鬼部》：“魃，旱鬼也。从鬼夊聲。《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爲虐。’”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今《秋官》作‘赤夊氏’，省形存聲字也。”《詩經·大雅·雲漢》：“旱魃爲虐，如惓（tán）如焚。”毛傳：“魃，旱神也。”唐孔穎達等正義引漢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

[4] 蚩尤作兵伐黃帝：蚩尤發動戰爭討伐黃帝。黃帝：神話中的中央天帝。

[5] 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攻之于冀州之野”的省略說法，即應龍在冀州平原進攻蚩尤。冀州：中原地區。

[6] 應龍畜水：應龍將冀州平原的水吸乾。風伯雨師：神話中的風神和雨神。

[7]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天女魃不能重返天廷，因此她在凡間居住的地方從此不再下雨。

[8] 叔均：田神，即下文的“田祖”，傳說是后稷的孫子，參看《山海經·海內經》。

[9] 赤水：神話中的水名，源出於崑崙山。崑崙爲黃帝在下界的都邑。《莊子·天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故安置天女魃於此，寓監視之意。

[10] 亡：逃跑。

[11] 神北行：因爲天女魃本應住在赤水之北，故令其北行。這也解釋了北方多乾旱的原因。

[12] 此句意爲驅逐旱魃之後，將迎來雨水，故預先疏通水道。

* 本文重點記憶與訓練

1. 指出以下句子中帶點詞語的意思和詞性。

- ① 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
- ②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
- ③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
- ④ 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

⑤ 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

⑥ 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

⑦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

⑧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

2. 背誦《精衛填海》《夸父追日》《黃帝殺蚩尤》。

莊 暴 見 孟 子

(《孟子》)

【題解】本文選自《孟子·梁惠王下》，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標題為編者所加。

孟子（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鄒人。春秋魯公族孟氏之後，受業於子思（孔子之孫）的門徒。游說於齊梁之間，未見用，退而與其門徒著書立說。繼承孔子的學說，兼言仁和義，提出“仁政”口號。主張“民為貴”“君為輕”，稱暴君為“一夫”。認為人性本善，強調養心、存心等內心修養的功夫，成為宋代理學家心性說之本。在儒家中地位僅次於孔子，被稱為“亞聖”。

《孟子》一書為孟子的門徒所纂輯，共七篇，漢代趙岐章句，宋朱熹集注，清焦循正義。今人楊伯峻有《孟子譯注》，最便於初學。

本文主要講孟子對齊王論述作為一國之君，不應該獨自享受，而應該與民同樂，這樣纔能得到老百姓擁戴。

莊暴見孟子^[1]，曰：“暴見於王^[2]，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3]。”曰^[4]：“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5]！”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6]？”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7]，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8]。”變乎色，

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耶？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9]？”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

樂不如與衆共聽之為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曰：

“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10]，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11]，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12]：‘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

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簫，簫。或曰簫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簫”，以節樂也。今王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田獵於此^[12]，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13]，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14]：‘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

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

矣^[15]。”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効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注解】

[1] 莊暴 (pù)：齊宣王近臣。

[2] 暴見於王：我去拜見齊宣王。暴，莊暴自稱。按，“暴見於王”與“莊暴見孟子”句法不同，前句用介詞“於”引進“見”的對象，後句省略了“於”。在上古漢語裏，用來引進動作行爲對象的介詞“於”可以省略。楊伯峻譯注：“‘見孟子’是‘來看孟子’，‘見於王’是‘被王接見’。”他認爲前者的是主動句，後者爲被動句，恐不確。

[3] 暴未有以對也：我找不到恰當的話來回答他。以，介詞，其後省略了賓語。

[4] 曰：此句也是莊暴說的。趙岐注：“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同一個人說的話出現兩個“曰”字，第二個“曰”表示另啓話題。

[5] 齊國其庶幾乎：齊國還能治理好嗎？庶幾，差不多。下文“吾王庶幾無疾病與”的“庶幾”，表示希望或推測，相當於“也許”。

[6] 有諸：有這回事嗎？諸，兼詞，相當於“之乎”。

[7] 王變乎色：齊宣王的臉色變了。乎，相當於介詞“於”，引進“變”的部位，即在兩色部位發生了變化，表示不高興。

[8] 直好：祇喜歡。直，範圍副詞，祇（只）、僅僅。

[9] 獨樂 (lè) 樂 (yuè)，與人樂樂，孰樂 (lè)：一個人欣賞音樂感到快樂，跟別人一起欣賞音樂也感到快樂，究竟哪一種更快樂呢？趙岐注：“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爲樂邪？”樂樂，第一個“樂”指快樂，即愉快（地欣賞）。《廣韻·鐸韻》：“樂，喜樂。”《集韻·鐸韻》：“樂，娛也。”《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10] 管籥：像簫笙之類的吹奏樂器。籥，通“龠”。龠，甲骨文作，金文作，本義爲一種用竹管編成的樂器，比笛短，有三孔、六孔、七孔的區別。《說文·龠部》：“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龠。龠，理也。”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龠）象形。象形者，象編管之形也。”《廣雅·釋樂》：“龠謂之笛，有

七孔。”清王念孫疏證：“龠，或作簫。《邶風·簡兮》篇：‘左手執簫。’毛傳云：‘簫，六孔。’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云：‘簫，簫也。或曰：簫若笛而短，有三孔。’”

[11] 舉疾首蹙頰（cù è）而相告曰：全都覺得頭痛，愁眉苦臉地相互轉告。舉，範圍副詞，皆、全都。蹙頰，皺着鼻梁。

[12] 田獵：打獵。田，後寫作“畋”。

[13] 羽旄：古時常用鳥羽和旄牛尾作為旗飾，也代稱旌旗。

[14] 欣欣然：狀態形容詞，興高采烈的樣子。

[15] 王與百姓同樂，則王（wàng）矣：國王與民同樂，就能治理好國家。漢趙岐注：“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

* 本文重點記憶與訓練

1. 將文中的疑問句全部找出來，逐句分析其構成條件，再歸類。
2. 以“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為例，簡述漢語變音分義的基本規律。

夫 子 好 辯

（《孟子》）

【題解】本文選自《孟子·滕文公下》。標題為編者所加。

文章主要講孟子為自己“好辯”的辯護之詞，指出當今聖人之道衰落，邪說暴行橫行，自己願意繼承大禹、周公和孔子三位聖人的事業，以實現“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的心志。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

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

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1]。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

定居。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葑，澤

水也。《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

放之葑^[3]。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葑，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葑。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注解】

[1] 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低窪地帶的人就在樹上搭窩棚而居，高原地帶則挖土窯地洞而處。營窟：相連的地穴。營，本義爲四周壘土石而居。《說文·宮部》：“營，市居也。從宮，熒省聲。”段玉裁改爲“市居也”，並注：“攷《集韻》作‘市’，《類篇》《韻會》作‘匪’，蓋由古本作‘市’，故有譌爲‘市’者。市居，謂圍繞而居。”《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2] 洚 (jiàng)：又讀 hóng，本義爲洪水。《說文·水部》：“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从水，彖聲。”段玉裁注：“《孟子·滕文公》篇：‘《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告子》篇：‘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

[3]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大禹疏通河道，把洪水排到大海裏去；驅趕毒蛇蛟龍，將它們攆到荒遠沼澤地去。“注之海”與“放之菹”句法相同，動詞“注”、“放”後面都省略了介詞“於”。《滕文公上》作：“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菹 (jù)：多草的沼澤地。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4]，壞宮室以爲汙池^[5]，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6]。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

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7]，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8]，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9]；丕承哉，武王烈^[10]。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繼，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11]，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

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注解】

[4] 暴君代作：暴君一个一个地產生。代，替代、更換。《說文·人部》：“代，更也。从人弋聲。”段玉裁注：“凡以此易彼謂之代。”

[5] 汙 (wū) 池：也作“洿池”，蓄水很深的江河或護城河。在先秦以前“沱”、“池”是同一個字的兩種書寫形式，指深的江河。《孟子·梁惠王上》：“數罟 (cù gǔ) 不入洿池，則魚鱉不可勝食也。”

[6] 沛澤：水草茂密的低窪地，沼澤。

[4] 暴君代作：暴君一个一个地產生。代，替代、更換。《說文·人部》：“代，更也。从人弋聲。”段玉裁注：“凡以此易彼謂之代。”

[5] 汙 (wū) 池：也作“洿池”，蓄水很深的江河或護城河。在先秦以前“沱”、“池”是同一個字的兩種書寫形式，指深的江河。《孟子·梁惠王上》：“數罟 (cù gǔ) 不入洿池，則魚鱉不可勝食也。”

[6] 沛澤：水草茂密的低窪地，沼澤。

[7] “周公相武王”句：據《史記·周本紀》，誅紂、伐奄分屬武王和成王時事。作者將兩事竝歸於武王，可能是誤記。

[8] 蜚廉：殷紂之臣，秦國的先祖。《史記·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所記與《孟子》異，當是傳聞異辭。

[9] 謨 (mó)：謀劃；計謀。《爾雅·釋詁》：“謨，謀也。”《說文·言部》：“謨，議謀也。从言莫聲。《虞書》曰：‘咎繇謨。’暮，古文謨从口。”南唐徐鉉繫傳：“慮一事，畫一計為謀，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大禹》《皋陶》，皆汎謨也。”“咎繇謨”，今本《尚書》作“皋陶謨”。《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

[10] “丕顯哉”句：英明呀，文王的謀略；偉大呀，武王功業！烈，功績、功業。《爾雅·釋詁下》：“烈，業也。”晉郭璞注：“謂功業也。”《詩經·周頌·武》：“于皇武王，無兢惟烈。”毛傳：“烈，業也。”漢賈誼《過秦論上》：“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11] 有：同“又”。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12]，處士橫議^[13]，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14]，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15]，是無君也；墨氏兼愛^[16]，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17]，此率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廄，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18]充塞仁義也^[19]。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20]，距楊

墨，放淫辭^[21]，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22]。

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23]、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24]。’

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25]，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能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